

甘家洼风景之十一 结婚

□王保忠

——题 记

溜出村口,我心里一下子瓦蓝瓦蓝的了,回过头再看我们那个叫甘家洼的村子,悄没声息的,就连树头上那些叽叽喳喳的麻雀好像也静了下来。中午我和奶奶吃饭时,它们还捣蛋得厉害,先是在电线上一搭一句地吵,后来一只突然骑上了另一只的腰背,两只便撕扯到树头上去了。我跑出去捡了根柳条吓唬了半天,两个家伙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我想这会儿奶奶肯定还在睡觉,不然的话,她早从窑洞里追到街上来

走了一段路,就看见了沟对面小五的养鸡棚。棚顶上插的那面褪了色的彩旗好像死了,一动不动。这是小五搭起的,他原先也不在村里,领着他的女人在城里挣钱呢,但走了没两年又跑回来啦,说是城里养不了人。我就不信他这话,城里养不了人,那我爸咋不回来?分明是弯不下腰,吃不了苦嘛。不过你不能不承认,小五养鸡还是很有能耐的,春日里他那些鸡还不比麻雀大,眨眨眼就成群结队扭着肥胖的屁股在棚子四周转悠了。每次路过这个棚子,我也不敢待太久,怕小五问我咋不和小艾眼跟着走,但是今天,不知为啥我没有怕,反而冲着沟对面打了个喷嚏,然后就立在那里等着他出来。还真出来个人,但不是小五,是他闺女甘小艾。

哎,全生,走这么早? 沟那边的小艾冲我招了招手。小艾跟我一个班,同桌,也在黄家洼跑校。我们村的小学是前年塌锅的,只剩了四五个学生,就给撤并了。年前,我们几个还一起上学,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的。过了年,铁蛋和二凤就转到了城里的学校,只剩下我和小艾两个跑校了,相跟着走了几天,班上的男生硬说我俩搞对象,我觉得这很丢人,所以不管奶奶和小五再怎么劝,我就不跟她结伴走了。这会儿,小艾冷不丁地从棚子里钻了出来,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她怎么不待在家里,跑到她爸爸的鸡棚了?

你等一下,我去拿东西。小艾说罢,一闪身进了棚子。我才不听话的话呢,把书包换了个肩膀,继续往前走。全生,你等等我。小艾的声音从沟底爬上来。

这条沟是从村北面的狼窝山延伸过来的,里面尽是烧得发黑的蜂窝状的浮石,村里人都叫它浮石沟。这种石头掂在手里轻飘飘的,可你真把它放进水里却并不见它像木头一样浮起来。那为啥还叫浮石呢?教我们的白老师说,这不过是个比方,意思是说它比普通的石头轻。这会儿我就走在沟里的水泥路上,再走四五里,往东一拐,就能看到黄家洼了。

我也不敢回头,小跑似的走。太阳像个大火盆,烤得我脊背快要起火了。走出老远,我一扭头,小艾已爬上了浮石沟,顺着水泥路追了上来。不行,我想我得把这个尾巴甩掉,不能让她撵上来。我看了看路两侧,右边是浮石沟,左边是一溜馒头状的小山包,山包上有一大片杨树林,看来只能躲到上边去了。我钻进林子里,找了棵树头有房顶大的柳树,看看小艾没有跟上来了,就坐了下来。

我想脱下衬衫擦擦脸上的汗珠,又有点舍不得,这衣服才换了两天,是我妈从太原托人给我捎回来的。爸妈都在太原打工,他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间房子压粉条,每天大概能压几百斤,压好后便推销给附近的小饭店,生意也算可以。后来,巷子里又冒出两家压粉条的,生意就都不好做了。我爸总是唉唉唉地叹气,我妈就让他一个人压粉条,自己跑到医院做了护工,穿着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大袍子在病房里出出进进,帮着侍候病人,跑前跑后,端屎倒尿,一天下来累个半死。

嗨,可把你逮住了。是小艾的声音。真倒霉,她咋又跟来了呢?

这是躲到天涯海角,我也找不到你。她看起来很开心,咯咯咯地笑着。

这个小艾,别人都在议论我们,她咋一点都不在乎呢?班上还有人说我和她亲嘴了。他们就是能编排我。记得年前,

爸妈从太原回到村里过节,可能忘了我还在外屋,我爸突然抱住我妈亲起来。我羞得很不能脚下裂开道地缝钻进去,狠狠咳了一声,他们就磨蹭着一前一后出来了。我爸跟个没事人似的,掏出烟点了,问我咋不做作业,这样吊儿郎当的将来能考上大学?我妈脸红红的,假装收拾东西,却拿眼角扫我,肯定是在猜我到底看到了什么。

你老跟着我干啥?我看了小艾一眼。她眨着好看的大眼睛说,就跟你,我胆子小嘛。

想想也是,小艾长得这么好看,坏人有可能打她的主意。原先跟我们一起跑校的二叶,就给一个放羊汉拦住过,非要摸她的胳膊她的胸,吓得她再也不敢上学了。小艾到底哪儿好看呢?我也说不上来,可能是眼睛吧,她的眼睛又大又毛,好像会说话呢。奶奶说了,好看的女人都是狐狸精,缠上谁,谁就没精气了。我不知道小艾是不是个狐狸精,可我知道我得躲她远点,不能让她缠上了。我爸早说过了,小鬼崽子你就得好好上学,考出农村去,你就这一条路,考不出,你这辈子就算完了。

你先走吧,我耿耿。我说。小艾好像根本没听懂我的话,竟然大大咧咧地在我身边坐下了。她肩上的书包比我的还大,手里还端了个饭盒。

你不走,我还不走呢。她说。

我把身子往一边移了移,盯着她手里的饭盒:你晚上不回家了?

咋不回来?不回来我住哪儿,吃啥?小艾忽然又笑了。那,那你带饭干啥?你妈让我给白老师拿的。

白老师是我们数学老师,一直带着孩子在学校住宿舍,她男人在县城工作,到了礼拜天,便会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来。但是今年他好像不怎么回来了,可能是因为他把孩子接走了吧。黄家洼的学校去年也不行了,就跟我们村的学校快塌锅时一个样子,一年级才招了两个学生。白老师的男人怕耽误了孩子,就把他接到城里上学去了。听班上的同学嘀咕,孩子走了,白老师怕是很快也要调到城里的学校去。

你妈真好!那当然,今天我爸过生日,我妈本来要给他炸油糕吃,我爸说算了,听小艾说白老师喜欢吃夜面饺子,你就做这个吧。你爸也真好!喂了一大群鸡,还想着老师呢。

我妈也这么夸我爸,夸他细心。我妈是细心,还晓得把棚里整个旗子,谁看了都知道他在养鸡。怪不得连城里人都跑出来买他的鸡,一只五十,两只就是一百。

我爸不是细心,是有头脑。他说我们得对白老师好一点,白老师要是调走了,别的老师肯定也会跟着走,老师们都走了,学校还不得塌锅?到时候,你,还有全生他们肯定又得给撤并到别的学校去。

你爸提到我了?他可真是个好人。对了,过生日,你家炖鸡肉了吧?你家的鸡肉肯定挺香挺好吃的。

我爸才不舍得杀鸡,他还指望着拿这些鸡换新房呢。真是个小气鬼,只知道赚钱。

说完,就把身子靠在树干上眯着眼打盹儿。小艾也学着我的样子靠在了树干上,可能是怕蚂蚁窜进饭盒里,她又坐起把饭盒搁在了腿上。好多天没下雨,坡上的草全蔫巴了,蚂蚁们也不想待在窝里,都钻出来找水喝了。离着我脚边不远处有个蚂蚁窝,窝边密密麻麻挤了一团,黑森森的。我想挪个地方,又怕小艾笑我胆小,连只蚂蚁都怕,还像个大男生吗?假如蚂蚁窜到她腿上,她怕不怕?我盯着渐渐向她腿边的几只蚂蚁,它们越靠近她,我心跳得越厉害。有一只已经爬上她的腿,站到了饭盒上,可是她好像一点都没有觉察,还眯着眼打盹儿呢。我迟疑了一下,还是吹了口气把它轰下去了。

小艾睁开了眼睛:你给我吹风啊,真凉快。

我会给你吹?快去吧,蚂蚁都快吃了你的饺子啦。我不屑地说。

小艾赶紧低下头看,一只个头挺大的红蚂蚁刚好又窜到了她腿上,正逼向她腿上的美食。她叫了一声,飞快地端起了饭盒,又腾出一只手拂去了那只馋嘴的蚂蚁。可能是想确认到底有没有蚂蚁钻进来,她又揭开了饭盒盖,仔细地查看着。我也跟着她看,一只只筱面饺子将饭盒挤得满满当当的,散出的香味把我肚子里的馋虫都给勾出来了。

你是不是嘴馋了?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我使劲摇了摇头:谁说我馋了?

说归说,我还是咽了口唾沫。妈妈给我做的饭太差劲了,天天都是山药蛋煮白菜,有时候我做梦都想着小五的那些鸡,想着他的鸡我就流涎水。小艾看了我一眼,又看了看她饭盒里的饺子,说我妈可真会给拿啊,动一个就会留下一个空位,

你想吃也吃不成的。说要把饭盒盖上了。

我才不吃呢,要不是我奶奶老了,我也会给老师拿点好吃的。

这就对啦,都得给老师带去,一个也不能少。小艾美滋滋地说,眼睛也不睁。

看着她那臭美样儿,我心里老不舒服。我看了她一眼,心说你就自个儿在这里待着吧,我再找个地方,看你还找到哪儿?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了一个好地方,离这片小树林也没多远,是山涧的溪水汇成的小河,水不深,正好过去凉快一下。我于是轻手轻脚地站起了身。

喂,你要去哪儿?小艾睁开了眼睛。

撒尿去。

撒尿咋拿书包?

怕你害我书包里的东西。

谁稀罕,快去快回。

我站起身,拐了个弯就跑起来。远远就看到了那条小河,河边是密密匝匝的小草和星星点点的野花。我跑过去,先是猛喝了一通,又抹了把脸,觉得一下子凉快多了。我脱了鞋,把书包往脑袋瓜下一垫,舒舒服服躺下了。

想把我甩掉,没门!不知什么时候,小艾又站到我跟前。

你咋老是跟着我?

我听说她这样跟着我,真有点像我老婆了。我妈好像就这样跟着我爸。

我还想凉快一下呢。小艾嘻嘻一笑,把饭盒往我身边一搁,跑到了河边。

我觉得她真有点无赖,可又拿她没一点办法。这边地上也有不少蚂蚁窝,我怕它们窜上来,就把饭盒搁到了腿上,想想这也不行,万一不小心打了盹儿,它们窜上来咋办?身边是棵老柳树,我仰起脸看了看,有了主意,把饭盒放在树枝上蚂蚁们肯定吃不到了。我把饭盒揣在背心里,挽起裤腿,哧溜哧溜爬上了树,把它搁在了一个大树枝上。然后,冲着河边的小艾打了个嗝哟,抱着树干滑了下来。

你把它放那么高,我咋拿呀?小艾一惊一乍地叫起来。

你爬上树去取呀。我冲她挤了挤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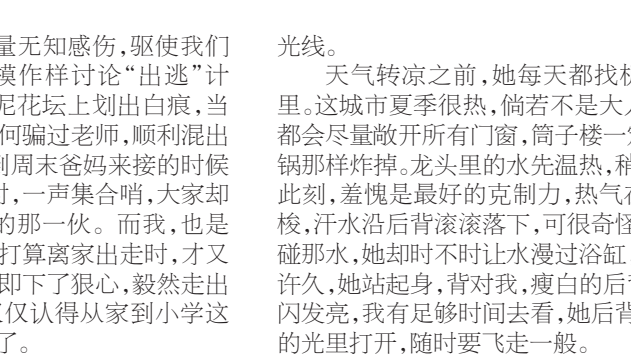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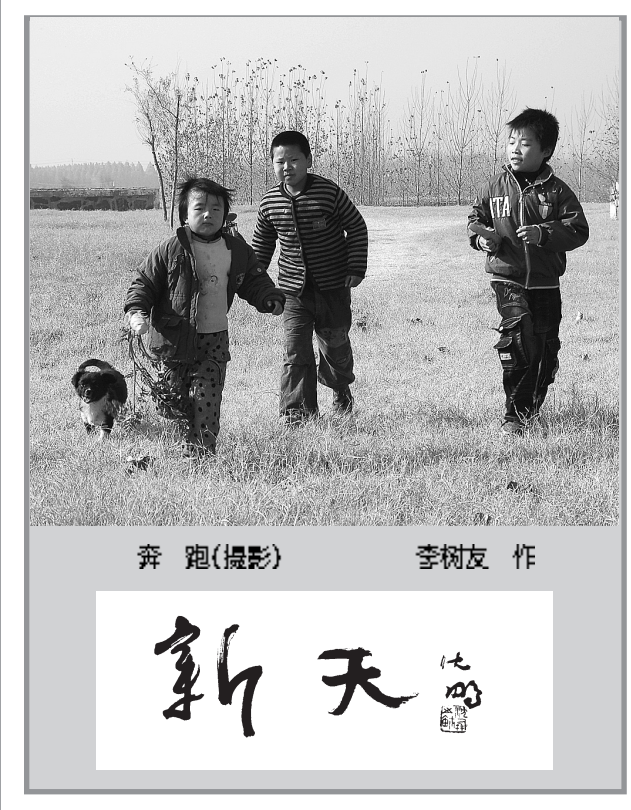
我哪儿爬得上,你得给我去取。

放心吧老婆,走时我给你拿。我懒懒地躺在树荫下,望着她,就像我爸望着我妈。

你欺负我,谁是你老婆呀,我又没和你结婚。小艾伸手打了我一下。

没结婚,你咋老跟着我?你总不会也挨着我躺下吧?怕的你?你还能吃了我?小艾还真的躺到了我身边。

她一躺下来,我就有点紧张了,我爸我妈回了家也这么躺的。假如我和她的身子挨着了,会不会……怀孕呢?我就看了她一眼,她也看着我,忽然咯咯咯地笑出声来。我说,你笑啥?她把嘴凑到我耳边,听说男生和女生躺在一起会生娃娃。我说,那你还离我这么近?她摇摇头,我才不信呢,生娃娃哪有这么简单。要这么简单,那我和你在教室里坐一个座



光线。

天气转凉之前,她每天都找机会泡在冷水里。这城市夏季很热,倘若不是大人们在下班后都会尽量敞开所有门窗,筒子楼一定会像口高压锅那样炸掉。龙头里的水先温热,稍后变得冰凉。此刻,羞愧是最好的克制力,热气在我头发里穿梭,汗水沿后背滚落下来,可很奇怪的,我总是不碰那水,她却时不时让水漫过浴缸,流到地板上。许久,她站起身,背对我,瘦白的后背沾了水珠闪闪发亮,我有足够时间去看,她后背单薄,在红色的光里打开,随时要飞走一般。

这印象太深刻,直至爷爷病中,我替他擦背,猛然间想起,竟混清梦境与现实。手掌得蓄上力量,棉布顺着椎往下,把药力送进去,也不能太用力,否则爷爷的背会有些颤动,对比之下,他像是收拢翅膀要随时倒在我怀里的一只年老的鸟。关于城市最初的印象在另种参照之下,反倒显得更不可思议。那个暑假,我们来到,带浴缸的房间似乎也消失不见,总之我们再也没去,才得空仔细打量:原来这个房间还有一个浴缸,方型的,贴了小格子花瓷砖,显得怪异又有趣。浴缸上方的龙头甚至能放出水,一开始是锈色的水柱,哗哗喷射了一会儿后,变清亮了。为了把浴缸洗干净,两人忙了好一会儿。最后,她把下水处堵住,蓄一缸水,脱了衣服爬进去。可我突然觉得这与老家在河里洗澡的情形是不同的,只得站到窗口,试图遮住过亮

位,天天挨着,还不知生下多少娃娃了。说完她又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那咋能生下娃娃呢?坏蛋,问你爸妈去。小艾一下红了脸。我问过我妈,她说我是从她腿肚里剥出来的。真好笑,我妈也这么说。咋都说的一样呢?肯定不是这样的。听说亲了嘴,才会怀娃娃的。

越说越坏了。我想亲你一下。去去去,瞧瞧你的黄板牙。就一下。

我真的草草地亲了小艾一下,在她脸上,亲过后我并没觉得有啥特别新奇的。她忽然笑了,全生你中午吃大葱了吧,嘴真臭。我笑了笑起来,你嘴太坏,你就是想当我媳妇,我也不一定要呢。她摇摇头,你多大一个人,就一口一个媳妇的,你回家这么说,看你奶奶不收拾你。我说,我奶奶才不管呢,她老是唠唠叨叨地说,你爸你妈回来看着你就好了,我老了,侍候不了你了。你要是有个媳妇就好了,让她侍候你。小艾眼睛睁得老大,你奶奶竟这么说,真是老糊涂了。我说,可不是嘛,她真的老糊涂了。

不管怎么说,有小艾躺在身边,我觉得还真的挺幸福,一幸福我就打瞌睡。没多大会儿工夫,我就做了几个梦:第一个梦,我骑在树杈上把小艾拿给白老师的饺子都吃了。第二个梦,我学着孙悟空的样子吹了口气,我是甘家洼学校的学生就都回来了,校园又像往日一样热闹了。第三个梦,我飞回了甘家洼,把小五的鸡烧熟吃了两只。小五不知怎么发现了我,操了根棒子喊着抓贼,就朝我追来了。我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让小艾操醒了。

下雨了,快走走吧。她说。我抬眼看了看,天阴沉沉的,云团都压到柳树梢上了。我赶紧爬上树,打饭盒,揣在怀里就跟着小艾跑。雨点子噼里啪啦砸下来,得人身上冷飕飕的。跑了一段路,我发现小艾落在后面了,又停下来等她,等她跑过来,我拉着她的手就往前跑。雨越来越大,风越来越猛。我像只湿淋淋的麻雀。我看了小艾一眼,她也像只湿淋淋的麻雀。

等我们跑去学校,进了教室,白老师早站在讲台上上了。她让我们赶紧坐下听课。我和小艾点点头,掏出书和本,像教室里所有的同学一样,背着手,挺起腰背,认真听讲。我注意到有个家伙扭过头冲我挤了挤眼睛,那意思是,你们咋这会儿才来,路上是不是又玩结婚的游戏了?我瞪了他一眼,又偷偷看了小艾一眼,她好像什么也没觉察。小艾听课总是很专心,所以白老师老夸她,说大家都要向小艾同学看齐。往常,我也挺专心,但是今天也许跑了一路饿了,一双眼睛总是盯着小艾书桌里的饭盒,想着要能吃上一个香喷喷的筱面饺子就好了。

这节课下了后,小艾拿着饭盒去找白老师了,等她再进教室,我发现她脸灰灰的,不敢去看我,显然是哭过了。我问她怎么了,她说,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说究竟怎么了。她说,饭盒里窜进了那么多红蚂蚁,恶心死了。我说不可能吧,饭盒不是放到树杈上了吗,那么高,蚂蚁窜得进去吗?小艾瞪了我一眼,说你啥也别说了,反正蚂蚁进去了,好好的一饭盒饺子,都倒了。我说白老师是不是不高兴了。小艾说,老师啥都没说,还安慰了我一会儿。我说那你还哭个啥。小艾说,我愁的是回家咋说,这事要让我爸知道了,非打死我不可。我说,你不跟他说不就结了嘛。小艾摇摇头,没有不透风的墙,撒了谎,他知道了更凶。我不知该怎么劝她了。

后几节课,小艾一直在偷偷流泪。我心里也很不好受。放了学,我再没像往常一样先耗子似的溜走。我乖乖地陪着小艾回村。我们先进了小五的养鸡棚,没看到他在,往常这个时候,他一准开着三轮车来这里喂鸡了。小艾说,坏了,我爸肯定喝醉了,他一醉连我妈都敢打,要是把这事说了,他肯定饶不过我。我说,那咋办。小艾说,晚上我爸就在你家睡吧,先躲一躲。我点了点头,也行,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小艾忽然又摇摇头,不行,我又没和你结婚,不能睡在你家。我说,那你说咋办?小艾说,我也不知道咋办。说着又抽泣起来。

小艾我不敢回家,又不敢去我家,我们只好在村子里四处溜达。

天渐渐黑了。偌大一个村庄走得没几户人家了,哪条巷子都黑灯瞎火的,连个狗叫都听不见。越走越觉得害怕。我哆嗦着说,要不我们结婚吧。还没等小艾开腔,我听得巷子那头传来了小五的吆喝声。

这真是奇怪的送别,除了我爷爷,其他人都没来,大概是由于动身太早。清晨比一天中的其他时候凉一些,河水的色泽也要深,水面上起了雾,踏上船时回头望了望,白茫茫中,真的冷冷清清,船夫拉动小马达,很快,屋子便隐没不见。冬天的早晨照例不见太阳,天空还是暗沉的蓝,只有远处透了一点亮光,几颗星星仍未消失。我在船舱的窗边等了一会儿,再次入睡前,判断出船正开向村庄的另一头。沿路上,有一个穿着紫红袈裟的胖和尚,他立定向船夫打了招呼,也被慢慢甩在身后。他手里提着一只祭祀用的猪头,可能在谁家的屋檐下吹了一夜,也冻成紫红。等我睁开眼,怀疑自己做了一个梦。

这个梦把旅行的其他部分自动移动到记忆的其他版块里,等待以后添砖加瓦再行利用,所以现在先姑且议。待我走进另外一个梦里,醒来时是妈妈紧紧搂着我,令人欣喜的热度,我勉强探头,打量黑暗里的四堵、书桌与花瓶,我们的窗户很低,躺在床上也看不到月亮,不过只要等眼睛适应黑暗,就可以清楚看见整个房间笼罩在另外一层光里,和月光不同的,一小部分思绪在这光亮中飘浮,然后跨入第三个梦。

我们一家人搬来这个城市,一开始并无身份。紧挨着集体宿舍筒子楼的是某或森严的军区大院,那时候正值夏天傍晚,我手里歪歪斜斜拿着一根马头牌棒冰,坐在爸爸臂上,妈妈的脸被仍然炽烈的霞光烧得通红。我们身边堆了由塑料盆盆与蛇皮袋组合成的奇形怪状的家当,站在大院与筒子楼的夹缝处,等着拿钥匙。爸爸突然尿急,只得操着一口乡音,向站得笔挺的警卫求情,望得一方方便,我不明就理地和叔叔玩敬礼游戏,大一小忽然混了进去,连妈妈也被请到值班室吹电扇。爸爸在里面兜了一圈,并未寻得厕所,恰逢天色渐暗,他放下我,自己转到园圃后面的一棵大松树下就地解决。当年的我曾上小学,心里没有符合社会规范的概念,并没有指责爸爸,只当这里是乡间,想起弟弟站在田埂上逆风撒尿,反而觉得亲切。晚间植物味弥散,爸爸走出来,抱着我又转了一圈,看了沿路种的桂花树,小叶黄杨与香樟——就像以前吃完晚饭,踏着慢步在村中打发时光那样。等走到门口,我已把看不到田野的惆怅忘得一干二净,大路上的汽车自行车大军轰鸣而去,我也浑然不

觉。

我们住的这栋楼在数年间始终保持在修整未完的状态,一不小心,就走到废墟之中,皮肉内绽的沙发与肢体涣散的藤椅被抛弃的角落。不过,除此之外,还有更多探险的去处。这楼似乎不愿与周遭妥协似的,背对街道,走廊无窗,长年暗暗的,各家各户在分隔好的小室里,倒像是一个个茧,过了很久才有入化蝶飞出去,落在其他枝叶上,定居在别处。

一个人怎么确定一个城市?这很难回答。因为这是一个“确定”而不是“被打上印记”,是人与空间的相互承认,是与记忆有关的。

在第N个梦里瞧见弟弟拿走我的放录机,这是我曾答应送给他的,可是走时匆匆,它又随着行李来到这里。机器里的磁带古琴从未替换,一按下播放钮,就跳出几个弹棉花音,我并不是很喜欢。等睁开眼,汽车正从两边布满小砖楼的一条路上开过,这与卖芝麻烧饼的摊子,挑着菜正在讨价还价的农妇以及上书“男女浴场,二元一次”的破烂招牌,构成以后大部分的乡村幻象,从而得以感叹着说:“无数镇子都如此。”

是这样吗?

我的新发现不仅仅局限于筒子楼里会画画

的叔叔,写毛笔字的老头儿,或是爸爸善写的稿纸,那个时刻的,面临逃官,要找到回家之路。

夜半惊醒时,自己睡在全托幼儿园的床上,两只手因为刺了过多的蚕豆而发着痒。这痒,一直侵入心里,使我变成个多愁善感的小朋友,直了直睡不着,只得坐起来,用脚在地上摸裤穿。值班老师伏在桌上,我踩两双不一样的鞋,尽量轻轻地绕过去,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,空气宁静冰凉,身边是一片雅气如绒毛的呼吸。我站到窗边,凝视远处点灯的圆形房顶,错觉中,那就是我家,爸爸工作的地方。灯光是暖色的橘黄,只是有些昏暗,到了白天就消失不见,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上,总找不到这标志。之后,仿佛顺从着一股暗流,自行车拐了一个弯,楼道人口突然显现,而我每每惊讶之余,回忆之前走过的路,却始终没把握。

暮春是蚕豆收获之季,热意蒸腾,雨水繁多,小朋友们站在幼儿园特地新开的“实验田”边,等待分配一个人20个豆荚的任务。或许由于略微轻浮的空气,要不就是掐断豆茎感觉到汁液流

归游

□费 滢

那一幕也是远之又远,甚至连筒子楼错综的结构,在大脑某个也模糊起来。那可能是我走了无数次的,第二个熟识的世界。

真正认识它是第二年的夏天,我有了一个玩伴,她是爸爸同事的女儿,比我早来几个月,年纪也稍长,举手投足已有大人气息。探索周期维持了整个暑假,我们来到,才得空仔细打量:原来这个房间还有一个浴缸,方型的,贴了小格子花瓷砖,显得怪异又有趣。浴缸上方的龙头甚至能放出水,一开始是锈色的水柱,哗哗喷射了一会儿后,变清亮了。为了把浴缸洗干净,两人忙了好一会儿。最后,她把下水处堵住,蓄一缸水,脱了衣服爬进去。可我突然觉得这与老家在河里洗澡的情形是不同的,只得站到窗口,试图遮住过亮